

## 日治時期川合真永臺灣語著作的幾點觀察\*

林 香 薇\*\*

### 摘 要

本文以川合真永的 6 本臺灣語著作為範圍，嘗試從零散的語料中，歸納出規律性的語言現象，藉此瞭解川合對臺灣語的運用，並呈現他對臺灣語的貢獻。首先，將臺灣總督府學務課於 1901 年《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制定的假名符號改良版，以及該時期出版的臺日辭典，與川合書中的標示法加以比對，以確認川合在假名標音方式上與官方有無不同。其次，彙整川合書中的漢字，歸納各種漢字類型的使用情形，以釐清其漢字的選用傾向，並討論漢字的形音義關係。接著，檢索川合書中的各類詞彙，分析其詞彙來源及所屬的詞彙層次，以瞭解當時臺灣語詞彙的運用，並掌握川合詞彙選用的原則。最後，觀察川合書中的句子，並針對幾個句型進行分析，以釐清其語法運用的特點。日治時期日人的臺灣語研究，記錄和保留了早期臺灣語的語料，而研究這些珍貴的語料，有助於瞭解臺灣語的歷史發展。

**關鍵詞：**川合真永、標音方式、漢字類型、詞彙層次、語法規則

---

\* 本文得到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在此特申謝忱。又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川合真永的台灣語研究」(MOST 106-2410-H-003-042-MY2) 成果報告之一，由衷感謝該會的資助。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投稿日期：2018.12.02；最後修訂日期：2019.10.24；接受刊登日期：2019.12.00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六十八期

## 壹、前言

長期以來，日治時期的臺灣語言研究，一直是日本和臺灣學者關心的議題。日治時期，日人為了統治和溝通的方便，陸續出版了各種書籍、刊物等，以助於日人學習臺灣的語言。洪惟仁 1987 年發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五種語言篇》，載有 1895 至 1945 年日治時期在臺灣所出版的關於臺語和客語的著作及雜誌；1993 年又發表〈日據時代的臺語辭典編纂〉，載有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對臺灣人進行日語教育教材中的臺語對譯、對日本人進行的臺語教學、臺灣總督府的臺語研究、日治時代的辭書編纂，以及日治時代的臺語著作目錄。<sup>1</sup>近年來，從國立臺灣圖書館公開的日文舊籍圖書資料庫（含書籍及報紙、期刊雜誌，約有 16 萬餘冊）來看，其中有關臺語和客家話的圖書資料，相當豐富。

在豐富而大量的文獻資料中，臺語的教材如《臺灣語教科書》，重要的語言學家如小川尚義，或重要的雜誌如《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及《語苑》等，都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然而，仍有許多較不為人知的臺語研究者，如川合真永、東方孝義、岩崎敬太郎、杉房之助等，以及《臺灣警察時報》、《臺灣語學研究會會報》、《警友》、《民俗臺灣》等刊物，亦散見不少臺語的資料。

本文擬以通譯官川合真永一系列的臺語著作為研究範圍，並從詞彙、語法、用字等層面來探討它們的語言現象，以呈現他對臺語研究的貢獻。本計畫的資料來源主要是根據「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及「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大電子資料庫，<sup>2</sup>藉由資料庫我們可以蒐羅川合真永諸多的

<sup>1</sup> 洪惟仁，《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五種語言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 年）及洪惟仁，〈日據時代的臺語辭典編纂〉，《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7 冊（臺北：武陵，1993 年），頁 1-30。

<sup>2</sup> 前者收有各類期刊，目前線上可查詢瀏覽者約有 79 種刊物。後者收錄許多重要而珍貴的圖書及調查報告書等，目前約有 3700 本圖書可以線上檢索，並且可以瀏覽全文影像檔。

臺語著作、臺語散論，以及川合真永的相關資料。

關於日治時期日人的臺語研究資料相當豐富，綜論性質的研究材料在書籍或單篇論文方面，如 1966 年村上嘉英〈日本人の台湾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1989 年村上嘉英〈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期對臺灣閩南方言音韻的研究工作〉、1992 年洪惟仁〈日據時代的臺語教育〉、1997 年張良澤〈日治時代臺語正規教育始末〉、1997 年樋口靖〈日治時代臺語漢字用法〉、1998 年富田哲〈日本統治開始直後の台湾での「台湾語」研究〉、1999 年篠原正巳《日本人と台湾語：続台湾語雑考》、2009 年林美秀《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湾語仮名表記の変化過程》、2010 年市川春樹〈台湾統治最初期の語学教材『臺灣語學案内』の対訳教材としての特徴〉、2013 年市川春樹〈日治最初期臺灣福佬話教材編纂之相關考察：日本人對臺灣福佬話的認知與概念〉、2015 年樋口靖〈日治時代初期渡臺日人眼中的臺灣話〉等。

學位論文如 1993 年陳恒嘉《日本の領台期に於ける台湾語教育と研究の一考察》、2002 年陳君慧《〈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詳解〉音系研究》、2008 年林美秀《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台湾語対訳資料についての研究》、2010 年王森田《日治時代日本人學習臺灣語的困境》、2011 年潘為欣《日治時期臺語白話書寫與文字拼音系統關係之研究——以〈語苑〉、〈臺灣府城教會報〉為中心》、2012 年賴欣宜《日治時期臺灣語教科書之研究》等。這些研究，分別從不同層面探討日治時期的臺語問題，包括臺語教育、假名拼音方式的改變、臺語教科書、日人的臺語研究、日人對臺語的認知與學習困境、漢字用法等等。

還有針對個人的臺語研究，如 1994 年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之地位〉、2000 年藤井彰二〈伊沢修二の台湾語研究〉、2004 年李壬癸〈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2009 年洪惟仁〈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2009 年黃幸素〈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的言語觀——從日語教育的觀點論述〉等，這些

著作主要是論述小川尚義和伊澤修二在臺語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貢獻，並兼及兩人的語言觀。

另外，專門探討日治時期的語言學論著，有 2009 年連金發〈日治時代臺灣閩南語詞彙語義研究回顧〉及 2010 年湯廷池〈評介兩本在日治時期以日文撰寫的臺灣語法書〉。前者以陳輝龍編的《臺灣語法》為重點，除探討書中涉及的詞彙語義問題外，還比較了《廈英字典》和《臺日大辭典》的詞彙處理方式。後者從詞彙、語法和漢字選用等層面，來評介陳輝龍編的《臺灣語法》及李獻章編的《福建語法序說》，並檢討以往臺灣語法研究的軌跡。

上述的研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採用各種語言和文化的理論，來分析說明日治時期日人研究臺語的情形，其中涉及的語言問題及日人在臺語的貢獻，正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所以這些論述對於本文在語料分析或研究觀念上，有相當大的啟發與助益。

川合真永，1875 年生，山口縣人，明治 29 年（1896）來臺，致力於臺灣語的研究和推廣，大正 13 年（1924）過世。川合 27 年來投身於通譯界，其間歷任臺灣混成旅團司令部通譯、臺灣總督府地方法院通譯、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最高法府高等法院通譯官、最高為政諮問機關及總督府評議會通譯等要職，協助日本政府統治臺灣，以及政務推廣的工作。

公務之餘，川合還著有臺灣語學書籍數種，或辦理臺灣語月刊雜誌《語苑》的發行，或執筆《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裡每號的「日臺會話相互之研究」，並獨立創設臺灣語專門學校，以培育通譯生，養成良好的通譯能力。他也曾應警務局、臺北州、臺北刑務囑託，擔任甲種試驗委員等數職，推廣語學的普及。還曾向當局獻策，設置臺灣語講習特科班，並被拔擢為主任教官。<sup>3</sup>

<sup>3</sup> 關於川合真永的生平資料，參自《臺法月報》中〈新刊紹介〉（1916）、〈敘任辭令〉（1919）、

川合真永撰寫的臺灣語相關書籍有《通信教授教授臺灣語講義錄》(1912)、《新撰實用日臺會話自在》(1912)、《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1913)、《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1913)、《臺灣笑話集》(1915)、《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1916)。散論見於《語苑》(1909-1924)、《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922-1923)，其中《語苑》內容包括「防疫用語」、「銀行用語」、「警察用語」、「稅務用語」、「普通會話」、「日用會話」、「警務用語」、「商業用語」等；《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內容則以「日臺會話」為主。散論多數收錄在著作中，故本文的研究以其 6 本臺語著作為主。

從川合的著作來看，書中的書寫形式多以「漢字加註臺灣語假名並對譯日語」的方式呈現，內容多為對話語句或單篇文章，生難字詞或專門詞彙常會在文後加註說明。

洪惟仁〈日據時代的臺語辭典編纂〉提過，日治初期民間出現了許多臺語會話書，雖然都用假名注音，但方案各人一套，沒有統一。臺灣總督府學務課制訂的假名符號就成了統一的標準，學務部所編的字典、教科書，所用拼音符號都遵循《臺灣十五音》的規定。民間出版品也都遵循統一標音。《臺灣十五音》對於假名標示法也經過改良，同時代的標示法也立刻遵循新法。如《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901)和《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的標示法不同……自從 1901 修訂之後，在所制訂的音韻範圍內沒有出現過不同的假名標音法。<sup>4</sup>

---

〈絨任辭令〉(1920)、《臺灣警察協會雜誌》中〈彙報〉(1923)、《語苑》中〈主事川合真永君を弔ふ〉(1924)、澤谷仙太郎〈弔辭〉(1924)、渡邊剛〈弔川合真永先生〉(1924)、澤谷仙太郎〈臺灣語學界の回顧〉(1924)、小野西洲〈臺灣語學界追懷錄〉(1931)、〈草庵漫筆〉(1934)等，以上諸文多為川合的職務、書籍或對臺灣語貢獻的介紹，或是悼念緬懷的文章。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網址：<http://stfj.ntl.edu.tw>。

<sup>4</sup> 洪惟仁，〈日據時代的臺語辭典編纂〉，《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7 冊，頁 14。

的確，臺灣總督府所訂的臺灣語假名標示法，主要經過了 3 次改良，第一次由伊澤修二新創符號，小川尚義繼承，《新日本語言集甲號》(1896) 制定，《日臺小字典》使用，通行時間約從 1896 年至 1901 年。第二次由小川尚義改訂，於《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公布，《日臺大辭典》使用，通行時間約從 1901 年至 1931 年。第三次由小川尚義改訂，於《臺日大辭典》(1931) 公布，通行時間約從 1931 年至日治末期。<sup>5</sup>

據陳君慧的研究，其實第二套和第三套假名的不同只有一處，即《日臺大辭典》中〈臺灣語之發音〉所舉「オ」列假名之第 2 類，其中屬於零聲母者在《臺日大辭典》中皆由「オ」改寫為「ヲ」。例如「蠔」的發音由「オヲ」改寫為「ヲヲ」，「倚」的發音由「オア」改寫為「ヲア」，「歪」的發音由「オアイ」改寫為「ヲアイ」，「鞋」的發音由「オエ」改寫為「ヲエ」。<sup>6</sup>

考察川合有關臺灣語方面的文章，最早是 1909 年發表在雜誌《語苑》中的「防疫用語」，其最早的臺灣語著作《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是 1912 年出版。換言之，就時間上來說，川合所用的假名標示法，理應遵循 1901 年《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的改良版。對照結果，發現川合的著作確實是依據《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和《日臺大辭典》的假名標音。

---

<sup>5</sup> 日治時期，為方便日本人學習臺灣語，日人參考閩南語韻書中的「十五音」標音法，製成「臺灣十五音」。兩者的不同，在於「十五音」只有漢字標音，「臺灣十五音」另外附上改良日文假名的標音文字，其間並經過多次改良。陳君慧，《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詳解音系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22-30。

<sup>6</sup> 陳君慧，《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詳解音系研究》，頁 30。

## 貳、用字類型與形音義的關係

### 一、用字類型

從川合真永發表臺語相關文章的時間來看，約在 1909-1924 年左右。對照當時，在臺灣最流行的臺語民間文學是歌仔冊，依王順隆的說法，日本大正年間（約 1912-1926）以前，臺灣市場充斥著閩南地區發行的歌仔冊。<sup>7</sup>也就是說 1912 年以前在臺灣流行的歌仔冊，都是以較為文言的古漢語和閩南地區的閩南語漢字書寫而成的。到了大正年間，臺北市北門町的「黃塗活版所」才以鉛字活版大量發行臺灣版的歌仔冊，同時本地人的作品也才漸漸地出現。換言之，在 1912 年之後，歌仔冊的臺語創作者才逐漸地把具有臺灣特色的臺語文字書寫出來。

不論是臺語文學或臺語民間文學，在日治時期的文學創作裡，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漢字書寫。因為臺語文字尚未標準化，所以作家往往透過自己的摸索找出適當的漢字。川合真永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只能在既有的臺語文獻裡尋找適當的漢字。

#### （一）本字

在川合的著作裡，其書寫形式多以漢字加註臺語假名呈現，各種漢字類型皆有，其中本字例如：

水牛是顛倒驚咱汝知否（《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388）

敢是免夯兩傘去咯（《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236）

免哭父，我即補汝（《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139）

楊秀芳曾說，本字就是指方言語詞在漢字系統中本來的書寫形式。他還提到，本字在文獻中的用法和語義，必須與這個方言語詞相合，音韻上必須

<sup>7</sup> 王順隆，〈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卷 43 期 3（1993 年 9 月），頁 109-131。

與方言的音韻具有規則的對應關係，字形上指的就是文字的初形。所以本字就是字形與其所記錄的詞，在意義和音韻上相應的字。<sup>8</sup>

上述「知」、「哭」兩詞，姚榮松列為準正字，所謂「準正字」就是從文獻來看，音義條件相近，但有一部份條件不符合音變規律。「知」一詞，姚榮松借用洪惟仁「移韻換等」的說法，打破中古等第歸屬的限制。<sup>9</sup>「哭」一詞，李如龍認為就是本字，只不過該詞的韻母和聲調在白讀的唸法是變例，往往使人不察。<sup>10</sup>

至於「敢」一詞，楊秀芳曾根據文獻資料觀察，發現「敢」從動詞的進取義，虛化到近代有表推測和疑問副詞的用法。在近代白話文獻中，「敢」的這種語義和用法，與閩南語的表推測副詞 *kánn* 和疑問副詞 *kám* 的用法相合。<sup>11</sup>且從語音上來看，又符合規則的對應關係，所以認定「敢」就是本字。<sup>12</sup>

## (二) 假借字

假借字則是因同音或音近的關係，被借用來記錄另一個詞，借字與本

<sup>8</sup> 楊秀芳，〈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大陸雜誌》卷 90 期 1（1995 年 1 月），頁 19；〈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卷 18（2000 年 12 月），頁 112。

<sup>9</sup> 洪惟仁「移韻換等」的說法，相關論點參姚榮松，〈閩南話書面語的漢字規範〉，《教學與研究》期 12（1990 年 6 月），頁 77-94、洪惟仁，〈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收入鄭良偉、黃宣範編，《現代臺灣話研究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公司，1987 年），頁 343-364；修正版收入洪惟仁，《臺語文學與臺語文字》（臺北：前衛，1992 年），頁 197-255，改題〈鶴佬語語源學概論〉。

<sup>10</sup> 李如龍，〈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韻論證〉，《語言研究》期 1（1988 年 1 月），頁 110-122。

<sup>11</sup> 本文的標音系統採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用字則保留川合書中的寫法，但會在後面括號列出教育部推薦用字。

<sup>12</sup> YANG, Hsiu-Fang, "fangyan benzi yanjiu de tan yi fa" (in Chinese). in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eds,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Paris :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 sur l'Asie Orientale, 1999), 299-326；〈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卷 18，頁 112。

字之間沒有意義上的關係。本字的特徵是形音義對應，假借字的特徵是借音表義，例如：

尚用耳爬鈎耳屎（《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567）

我有苦勸伊幾那次、不拘伊是攏不聽我講（《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61）

四五個辛勞睏一間亦另々（《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350）

事情辨清楚抑無（《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47）

上述的「耳爬」就是「耳扒仔」（hīnn-pê-á），「爬」和「扒」同音；「不拘」就是「毋過」（m̄-kù），<sup>13</sup>「拘」和「過」音近；「另々」就是「冗冗」（līng-līng），「另」和「冗」同音；「辨」就是「辦」（pān），「辨」和「辦」音近。

### （三）方言字

關於方言字，姚榮松曾有很明確的定義，他以為方言字就是漢語支系語言為自己需要所製的字，一般稱為俗字或方言字。相對於正字故稱俗字，相對於國語而稱方言字，這一類包括不見於古籍的新造字及古字今用，用法與古義無關的新義字。<sup>14</sup>例如：

汝着與伊相耒來即能使得（《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58）

恁彼旁草稿打便夕提來，我即照彼張騰正的（《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68）

此不是迨迨的所在（《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153）

### （四）訓讀字

另外還有一些訓讀字，就是借用一個其他語言裡意義相當或相同的

<sup>13</sup> 一般讀為 m̄-koh 或 m̄-kò，也有 m̄-kù 的讀法，這裡依川合的標音。

<sup>14</sup> 姚榮松，〈閩南話書面語的漢字規範〉，《教學與研究》期 12，頁 77-94。

字，來代表閩南語的某個詞。也就是只借字形、字義，不借其字音。比如：

飯是一日食三餐（tng）（《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76）

免哭父（pē），我即補汝（《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139）

聽人講，您（lín）內地人是到二十歲即成丁有影無（《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270）

汝一個去就好，那使彼多（tsuē）人去（《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13）

啊，要（beh）怎樣仔即好呢（《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219）

啊啲，倦（siān）到，續不愛震動喇（《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221）<sup>15</sup>

要學外國話着較認真，不可怠惰（pîn-tuānn）（《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135）

各（ták）早起六點就得確起來了（《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97）

腹肚饑（iau）是否（《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66）

就筆者先前的研究來看，在本字之外，普遍來說臺語文學的創作者，訓讀字的使用要高於假借字；而臺語民間文學（如歌仔冊、相褒歌）則不同，假借字的使用要高於訓讀字。初步觀察，川合真永的漢字選用，與一般臺語文學的情形一樣，是訓讀字的使用要高於假借字。

黃宣範曾引用 Chen（1989）的統計，他比較《臺日大辭典》（1931）和廈門大學出版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辭典》（1982）裡，104 個臺語常用虛詞的書寫方式，結果發現高達 65 個詞有不同的寫法。黃宣範以為，大體上《臺日大辭典》在文字有爭議的情況下偏愛以訓讀字處理，而《普通話閩南方言辭典》則盡量用本字或假借字。這 2 本辭典都不喜歡創用本土

<sup>15</sup> 川合原書的假名誤植為ツアヌ，應為ツエヌ。

字。日本人一向喜歡把漢字當訓讀的工具，這個習慣也同樣反映在《臺日大辭典》上。<sup>16</sup>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一書曾提及，1910 年代，在《臺教會》雜誌的孕育下，新文體「殖民地漢文」逐漸普及臺灣社會。<sup>17</sup>由現代東亞的漢文脈絡來看，此文體以「帝國漢文」（即日本漢文訓讀體）為主要構成要素，對日本人與臺灣人而言是「重層語文結構」中的媒介要角，並確實在不同身分、階級、地域、文化背景，甚至現代化程度不一的民眾間，成功搭起相互溝通的橋梁，同時讓傳統封建的臺灣能在幾近「無縫接軌」的狀態下，過渡到現代化的彼岸。

陳培豐又說，漢文欄廢刊讓 1930 年代邁向全盛臺灣漢文文學受到巨大打擊。漢文欄「廢止」的對象已非領臺初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臺教會》雜誌上共有共享、相互理解；打著「同文同種」口號、有利政令宣導的早期「殖民地漢文」。換言之，它已不是漢詩、傳統漢文之類的「同文」文體，而是將日本人自詮釋共同體排除的「異文」文體。<sup>18</sup>

從黃宣範的觀察，日本人喜歡用訓讀字是合於他們的習慣；而陳培豐的論點，則指出日本人用訓讀字是為了維護其「同文」文體的統治需求，這正好說明川合書中訓讀字特多的原因。其次，川合用字受官話的影響，以及日本人對臺語語音的不夠精熟，也促使他在面對難以書寫的臺語漢字時，選擇了訓讀這樣的漢字類型。

---

<sup>16</sup>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1995 年），頁 385-386。

<sup>17</sup> 陳培豐所謂的「殖民地漢文」，在形態上是指涵蓋古典漢文、通俗漢文或和式漢文，同時摻雜現代化語彙，具有中性或中介色彩的混合文體。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北：群學，2013 年），頁 69。

<sup>18</sup>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頁 73、240。

## 二、形音義關係

### (一) 用同一個文字符號表示不同的詞

底下要談的是書寫文字與其所表示的語音和語義的關係。當用同一個文字符號表示同一個詞時，它形音義的關係就較單純。若用同一個文字符號表示不同語音或語義的詞時，它形音義的關係就變得較複雜。在川合的著作裡，就出現了這樣的情形，比如「與」字：

汝着與伊討，伊是的確有（《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98）

汝着緊去買四五斤的鹽與白糖一斤來（《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99）

在第 1 句裡「與」是介詞「共 kā」的用法，有向、跟等意思；在第 2 句裡是連詞「恰 kap」的用法，有和、及、與、跟的意思。所以，「與」字同時表達了 2 個不同的詞。

比如「到」字：

想要與汝買來，錢續無到（《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43）

到十點鐘彼霎就有在厝喇（《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70）

所以汝着倩代書寫到清楚來入即能使得（《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55）

在第 1 句裡「到」是動詞「夠 kàu」的用法，有足夠之意，表示達到一定的數量或程度；在第 2 句是動詞「到 kàu」的用法，有到了、到期的意思；在第 3 句裡是副詞「較 khah」的用法，表示更加的意思。<sup>19</sup>所以，「到」字同時表達了 3 個不同的詞。

---

<sup>19</sup> 照川合書中的標音及用字習慣，這裡的「到」是動詞「甲 kah」，表示抵達某個地點、時間或狀態的意思。但從上下文的意思及語法來看，作副詞「較 khah」較合理，應是川合誤用。

比如「此」字：

如此我不愛，行路蕩蕩擲，不止歹看（《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33）

彼有影，此有新聞紙我與你包（《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33）

所以此早起六點鐘起來食飯（《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69）

所以此呢晏即來（《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70）

在第 1 句裡「如此 jû-tshú」是副詞，有這樣、如此的意思；在第 2 句裡是代詞「遮 tsia」的用法，有這、這裡的意思；在第 3 句裡是代詞「這 tsit」的用法，稱較近的單數人、事、物、時間或地方，後接量詞或名詞；在第 4 句裡是副詞「遮 tsiah」的用法，有如此、這麼的意思。所以，「此」字同時表達了 4 個不同的詞。

又比如「了」字：

啊，伊是死去了，實在是真無採（《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219）

我聽了無甚清楚，請汝更講一次給我聽咧（《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73）

「了」這個文字符號在川合的書裡，也同時用來表達不同的詞。像在第 1 句裡，「了」唸「lah」，是當語尾助詞。據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的釋義，「喇 lah」是附加在語尾的助詞，表示動作完成，或表示命令，或表示指定之意。<sup>20</sup>川合書中的「了」，應該是表動作的完成。在第 2 句，這時「了」在書中唸「liáu」，用於動詞及補語間，作動詞詞尾，表示動作得到補語的結果。

<sup>20</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下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8 冊（臺北：武陵，1932 年），頁 929。

在臺語民間文學裡，用同一個文字符號來表示不同音義關係的詞時，有時完全未顧及所表達的詞在意義上的聯繫，例如在歌仔冊裡有「罵」字既表示「也」(mā)的意思，如「爾無氣嫌罵是通」<sup>21</sup>；也表示「以惡言罵人」(mā)的意思，如「爸母打罵無彩工」<sup>22</sup>。前者為虛詞，後者為實詞，兩個涵意差別甚大，純粹是同音的關係，才用同一個文字符號表達。臺語民間文學的作者對語音的重視往往大於意義上的聯繫，因此會出現這樣的例子。但川合的用字，初步觀察，並不以假借字為主，一來因為川合是日本人，他對於臺語的發音本來就不如本地人熟悉；二來川合的著作是寫給日本人看，假借字的選用不如訓讀字來得有意義。所以川合書裡用同一個文字符號來表示不同音義關係的詞時，多發生在虛詞或難以辨別的詞，並且不以語音相同或相近做為考量的依據。

## (二) 用不同文字符號表示同一個詞

另外，還有用不同文字符號表示同一個意義的，亦即用不同書寫文字來代表同一個詞，比如「著」一詞：

伊所講的話攏沒靠咧（《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118）

不拘伊是見去見無在得（《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72）

表持續貌標符的「著」有 teh、leh、lih、lah、tih、le 等讀法，置於句末時，川合多標為 leh，用來表示狀態，或表示疑問，或加強語氣。書中有時用「咧」字，如第 1 句；有時用「得」字，如第 2 句。

又比如語尾助詞「啦 lah」：

恁要做甚款，出在恁主意就是了（《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194）

後來能若呢賢，實在是沒料咧喇（《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sup>21</sup> 佚名，《僥倖錢開食了》（嘉義：捷發書局，1931 年）

<sup>22</sup> 佚名，《僥倖冤枉錢失得了》（新竹：竹林書局，1971 年）

195)

此間是洗浴房嘞，此位是問仔嘞（《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351）

語尾助詞「啦 lah」，用來表示已經完成某事，或表示期許，或表示否定，或表示催促，或表示禁止，或表示責怪，或表示答應等意，或帶有不悅、敷衍、不樂意的意味，川合書中有時用「了」字，如第1句；有時用「喇」字，如第2句；有時用「嘞」字，如第3句。

在臺語民間文學裡，當同一個漢字表示許多不同的詞，以及同一個詞用不同的漢字來表達，這兩種情形同時出現時，會混淆音字間的關係，並影響讀者的閱讀。例如歌仔冊中的「甲」，有時一個字同時用來表達多種意思，當動詞「教」(kà)時，表示教導之意，如「我都不穿汝共甲」<sup>23</sup>；當副詞「甲」(kah)時，表示所達到的結果或程度，即「到……的地步」之意，如「乎娘害甲變樟茲」<sup>24</sup>；當連詞「恰」(kah)時，表示和、及、與、跟之意，如「可比貂蟬甲西施」<sup>25</sup>；當連詞「甲」(kah)時，表示事情的前提，即「既然」之意，如「那甲空財來入腹」<sup>26</sup>；當副詞「較」(khah)時，是比較的意思，如「敢是嫌阮手甲粗」<sup>27</sup>。有時同一個意思，又用不同的字表達，像是當副詞「甲」(kah，表示所達到的結果或程度)時，常兼用「教」、「恰」、「共」、「到」、「加」等字來表達，如「乎恁聽教下入耳」<sup>28</sup>、如「聽伊哭恰真慘切」<sup>29</sup>、如「出門極共即巧粧」<sup>30</sup>、如「共我格到卽

<sup>23</sup> 佚名，《儂倅錢開食了》（臺北：榮文書局，1928年）

<sup>24</sup> 佚名，《三國相褒歌》（新竹：竹林書局，1971年）

<sup>25</sup> 佚名，《青竹絲奇案歌》（新竹：竹林書局，1957年）

<sup>26</sup> 佚名，《姚大舜新歌》（新竹：竹林書局，1955年）

<sup>27</sup> 佚名，《最新儂倅錢開食了》（臺北：宏文書局，1932年）

<sup>28</sup> 佚名，《最新儂倅錢歌》（上海：開文書局，年代不詳）

<sup>29</sup> 佚名，《儂倅錢開食了》（臺北：榮文書局，1928年）

<sup>30</sup> 佚名，《儂倅錢開食了》（臺北：榮文書局，1928年）

禮斗」<sup>31</sup>、如「買加一頭鄭々々」<sup>32</sup>。如此一來，要在行文中確認這幾個詞的意義，則非得對臺語有相當瞭解才行。不過川合在書中一來標有假名的拼音，二來他的書是給日本人閱讀，少數虛詞的混用對他們造成的影響或許不大。

## 參、詞彙來源與語法運用

### 一、詞彙來源

筆者曾就早期文獻材料觀察閩南語的詞彙，發現其中包含了各種不同的來源，並試著將閩南語中的詞彙分為「固有詞彙層」、「借用詞彙層」兩大層次，再逐一層級化，擬定其詞彙層次的大概。<sup>33</sup>觀察川合的著作，發現裡面也涵蓋了不同來源的詞彙，現就以上述的架構來分析川合書中的詞彙：

#### （一）保留臺語特有詞彙

臺語特有詞彙是屬於「固有詞彙層」下的「特有詞彙層」，它和舊有詞彙層、新造詞彙層不同的是，它屬於閩語中專有的、特殊的詞彙。這些詞彙有的可在古漢語文獻中發現，有的則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但可在閩南語文獻中找到。比如「伊賢講是賢，不拘有一個話母真歹聽」<sup>34</sup>裡的「話母 uē-bó」一詞，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應是臺語的特有詞彙。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話母」一詞，有話癖的意思。<sup>35</sup>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

<sup>31</sup> 佚名，《最新僥倖錢歌》（上海：開文書局，年代不詳）

<sup>32</sup> 佚名，《新編安童買菜歌》（嘉義：捷發書局，1933年）

<sup>33</sup> 林香薇，〈論巴克禮閩南語《聖經》的詞彙問題〉，《臺灣學誌》期 18（2019年4月），頁 85-112。

<sup>34</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2年），頁 111。

<sup>35</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7 冊（臺北：武陵，1931年），頁 157。

典》收有「話母」一詞，是口頭禪之意。<sup>36</sup>

又比如「我與汝算是舊交關的人、得確無濫糝講」<sup>37</sup>裡的「濫糝 lām-sám」一詞，不見於古漢語文獻，是臺語的特有詞彙。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lām-sám」一詞，是「disorderly」、「at random」、「without settled plan or arrangement」等意。<sup>38</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濫糝」一詞，有隨便、亂來的意思。<sup>39</sup>陳修《臺灣話大辭典》收有「濫擅」一詞，有胡為、亂來的意思。<sup>40</sup>

## （二）保留古漢語詞彙

古漢語詞彙是屬於「普通詞彙層」下的「舊有詞彙層」，「普通詞彙層」指的是非閩南語特有的詞彙，即一般詞彙。而「舊有詞彙層」指的是古漢語歷來相傳，保留在閩南語口語或書面語中的固有成分。在川合的著作裡，就保留了許多古漢語詞彙，比如「汝不可細膩」裡的「細膩 suè-jī」一詞。<sup>41</sup>該詞見於唐·杜甫〈麗人行〉：「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sup>42</sup>有細緻光滑的意思。又《鏡花緣》第七十四回：「紫芝道：『若是這樣，他打的雖臭，倒有一件可取，卻還細膩。』」<sup>43</sup>有精細周密的意思。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suè-jī」一詞，解釋為「careful」。<sup>44</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細膩」一詞，指用心注意和客氣的意思。<sup>45</sup>

<sup>36</sup> 董忠司編，《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2001年），頁1486。

<sup>37</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6年），頁21。

<sup>38</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4冊（臺北：武陵，1873年），頁292。

<sup>39</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下冊，頁950。

<sup>40</sup> 陳修編，《臺灣話大辭典》（臺北：遠流，1991年），頁1059。

<sup>41</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419。

<sup>42</sup> 唐·杜甫，《杜工部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卷1，頁63。

<sup>43</sup> 清·李汝珍，《鏡花緣》第七十四回（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頁361。

<sup>44</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457。

<sup>45</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頁817。

王育德《臺灣語常用語彙》收有「細膩」一詞，指小心和客氣的意思。<sup>46</sup>川合在《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中的「細膩」，就是取客氣一意。總的來說，「細膩」一詞見於古漢語文獻，有細緻光滑和精細周密的意思。到了閩南語，延伸為做事小心謹慎和客氣的意思，其意義和用法已有不同。

又比如「他是容易的事喇」<sup>47</sup>裡的「容易 iông-ī」一詞。該詞見於《漢書·東方朔傳第三十五》：「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sup>48</sup>有不難、從容便易的意思。又《三國演義》第八十七回：「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sup>49</sup>有輕易、隨便的意思。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iông-ī」一詞，解釋為「easy」。<sup>50</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容易」一詞，簡單的意思。<sup>51</sup>王育德《臺灣語常用語彙》收有「容易」一詞，指容易的、不難的意思。<sup>52</sup>川合在《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中的「容易」，就是取這個意思。總之，「容易」一詞見於古漢語文獻，有簡單和隨便等意思，到了閩南語，只保留了前者的意思。

又比如「所以此苗圃是在臺北第一好消遣的所在」<sup>53</sup>裡的「消遣 siau-khián」一詞。<sup>54</sup>該詞見於《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時關公本是臂

<sup>46</sup> 王育德編，《臺灣語常用語彙》，《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9冊（臺北：武陵，1957年）頁257。

<sup>47</sup> 川合真永，《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199

<sup>48</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58年），卷65，頁1303。

<sup>49</sup>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743。

<sup>50</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174。

<sup>51</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頁81。

<sup>52</sup> 王育德編，《臺灣語常用語彙》，頁184。

<sup>53</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104。

<sup>54</sup> 「消遣 siau-khián」中的「遣」，假名應為キエヌ，川合誤植為キアヌ。

痛，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sup>55</sup>表示排解愁悶的意思。又見於《永樂大典戲文》：「飯又不喫。睡又不著。扶將出來消遣那情懷歇子……」<sup>56</sup>表示戲弄的意思。又見於元·楊顯之《臨江驛瀟湘秋夜雨》第四折：「我這裡告解子且消遣，我肚裡飢難分辯。」<sup>57</sup>表暫留、休息的意思。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siau-khián」一詞，解釋為「to walk about for health or amusement」。<sup>58</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消遣」一詞，表示讓心情爽快的意思。<sup>59</sup>王育德《臺灣語常用語彙》收有「消遣」一詞，表示讓心情爽快的意思，標注為文言用語。<sup>60</sup>陳修《臺灣話大辭典》、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典》則未收「消遣」一詞。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收有「消遣」一詞，除了排解愁悶之意外，還有戲弄、愚弄他人，藉以取笑的意思。<sup>61</sup>川合在《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所用的意思是排解愁悶，讓心情爽快的意思。

### （三）借自外來詞彙

臺語的借用詞彙層裡，除了借自其他漢語方言的詞彙外，還有借自外來的詞彙，像是日語、馬來語、英語等。在川合的著作裡，就出現了一些外來詞彙，比如「抑有雪文咯」<sup>62</sup>中「雪文」(sap-bûn)一詞，就是借自非漢語的詞彙。「雪文」就是肥皂，清潔衣物用，現在多用化學方法製成。在臺語固有的詞彙層裡還保有「茶籬」(tê-khoo)的說法，不過「茶籬」

<sup>55</sup>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頁 647。

<sup>56</sup> 明·解縉等纂，《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 13991，頁 41。

<sup>57</sup> 明·臧晉叔編，《元曲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 258。

<sup>58</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 429。

<sup>59</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635。

<sup>60</sup> 王育德編，《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264。

<sup>61</sup>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瀏覽日期：2018年11月30日，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

<sup>62</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3年)，頁 100。

是把壓榨茶油時所剩下來的渣滓，再壓製成堅硬的餅形，可當肥皂用，但其實與「雪文」不同。

#### （四）保留閩華共通詞彙

「閩華共通層」是屬於「普通詞彙層」下的「新造詞彙層」，它是相對於「舊有詞彙層」而言的，指的是近現代漢語才出現的詞彙，它通用於華語和閩南語口語或書面語中。在川合的著作裡，也保留了許多閩華共通詞彙，比如「失陪々々」<sup>63</sup>裡的「失陪 sit-pôe」一詞。該詞見於《醒世姻緣》第一百回：「卻說那日胡無翳對晁梁說道：『晁居士，我暫失陪。我去救了你前世的令兄回來。』」<sup>64</sup>又《老殘遊記》第三回：「二位太太早點安置，我失陪了。」<sup>65</sup>皆表示不能陪伴的客套話。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sit-pôe」一詞，解釋為「excuse me, beg pardon (said on leaving company or on refusing to eat something offered)」。<sup>66</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失陪」一詞，表示失禮、失敬的意思。<sup>67</sup>陳修《臺灣話大辭典》收有「失陪」一詞，表示不陪伴的意思。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典》收有「失陪」一詞，表示先走了，告辭的用語。<sup>68</sup>川合在《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中的「失陪」，是失禮、失敬的意思。

#### （五）保留罕用的臺語特有詞彙

比如「大人哪，昨昏汝的召單到」<sup>69</sup>裡的「召單 tiàu-toa<sup>n</sup>」一詞，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也罕見於現代臺語。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tiàu-toa<sup>n</sup>」一詞，解釋為「a document issued by a mandarin telling actors what play to

<sup>63</sup> 川合真永，《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48。

<sup>64</sup>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臺北：聯經，1986 年），頁 1218。

<sup>65</sup> 清·劉鶚，《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1986 年），頁 233。

<sup>66</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 443。

<sup>67</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717。

<sup>68</sup> 董忠司編，《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1210。

<sup>69</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69。

perform, or calling priests to assist at an eclipse, &c.」。<sup>70</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召單」一詞，表示召集令的意思。<sup>71</sup>陳修《臺灣話大辭典》收有「召單」一詞，指官廳傳喚的通知書。<sup>72</sup>吳守禮《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典》則未收。

從川合《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的上下文來看，「召單」一詞指的就是官廳傳喚的通知書，但這個涵意已少用於現代臺語。

比如「銀鈔仔是孤々有三角而已」<sup>73</sup>裡的「銀鈔仔 gûn-buát-á」一詞，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也罕見於現代臺語。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銀鈔仔」一詞，表示小銀貨的意思。<sup>74</sup>又收有「銀角仔 gûn-kak-á」一詞，也表示小銀貨的意思。<sup>75</sup>東方孝義《臺日新辭書》收有「銀拔仔」一詞，表示銀貨的意思。<sup>76</sup>

除了上述兩書，其他辭書多未收錄「銀拔仔」，反而是收與該詞同義的「銀角仔」一詞。像王育德《臺灣語常用語彙》收有「銀角仔」一詞，表示銀貨、硬幣。<sup>77</sup>《廈門方言辭典》收有「銀角仔」一詞，表示銀角子，原指代表「角」的銀幣，今也指紙幣。<sup>78</sup>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典》收有「銀角仔」一詞，表示銅板、硬幣。<sup>79</sup>《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收有「銀角仔」一詞，表示銅板，銅製的錢幣，今多泛稱硬幣。<sup>80</sup>

<sup>70</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 499。

<sup>71</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245。

<sup>72</sup> 陳修編，《臺灣話大辭典》，頁 1827。

<sup>73</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36。

<sup>74</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401。

<sup>75</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上冊，頁 399。

<sup>76</sup> 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書》（臺北：南天，1931 年），頁 211。

<sup>77</sup> 王育德編，《臺灣語常用語彙》，頁 173。

<sup>78</sup> 周長楫，《廈門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頁 198。

<sup>79</sup> 董忠司編，《臺灣閩南語辭典》，頁 340。

<sup>80</sup>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陳修《臺灣話大辭典》、吳守禮《國臺對照活用辭典》則兩詞皆未收。「銀拔仔」一詞少見於現代臺語，多為「銀角仔」所代替。

#### (六) 借自官話的詞彙

「官話詞彙層」和古漢語詞彙、閩華共通詞彙或閩語特有詞彙不同，它隸屬於「借用詞彙層」而不是「固有詞彙層」。也就是說它是從其他方言借過來的詞彙，不是閩語固有的。在川合書裡，也出現了借自官話的詞彙，比如「無雕琢的人，實在是教沒上導」<sup>81</sup>裡的「雕琢 tiau-tok」一詞。該詞見於《孟子·梁惠王下》：「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sup>82</sup>有刻鏤的意思。又《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sup>83</sup>有修飾文詞之意。又《大正新修大藏經》：「泉聞之讚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sup>84</sup>指人接受磨練，才能有所成就。後者就是川合在《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裡所用的意思。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tiau-tok」一詞，解釋為「to carve and polish, as a gem」。<sup>85</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雕琢」一詞，指玉的雕刻，標注是文言語詞。<sup>86</sup>吳守禮《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典》則未收。

「雕琢 tiau-tok」一詞不用於現代臺語口語，檢索《嘉靖本荔鏡記》、

<sup>81</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584。

<sup>82</sup>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960年），卷 2，頁 42。

<sup>83</sup> 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臧版，2012年），卷 41，頁 592。

<sup>84</sup>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73年），第 49 冊，頁 644。

<sup>85</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 497。

<sup>86</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246。

《金花女》、《蘇六娘》等閩南戲文也未見，小川又記載是文言語詞，它應該就是借自官話的詞彙。

又比如「我不是頭家、是掌櫃喇」<sup>87</sup>裡的「掌櫃 *tsiáng-kuī*」一詞。該詞見於《醒世姻緣》第二十三回：「尚書道：『酒倒儘有，只是沒有過酒的菜；所以掌櫃的往家裏取去了，央我在這裏替他暫時照管。』」<sup>88</sup>又《清史稿·列傳一百三十一·勒保》：「時川、楚賊氛愈熾，立青、黃、藍、白、線等號，又設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偽稱。」<sup>89</sup>是指商店、客棧中總管事物的人。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chiáng-kūi*」一詞，解釋為「*the man in a hong who has charge of the silver*」，商行掌管金錢的人。<sup>90</sup>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掌櫃」一詞，表示掌管錢櫃，出納的意思。<sup>91</sup>東方孝義《臺日新辭書》收有「掌櫃」一詞，表示商家金錢出納的掌管者。<sup>92</sup>

「掌櫃 *tsiáng-kuī*」一詞不用於現代臺語口語，檢索《嘉靖本荔鏡記》、《金花女》、《蘇六娘》等閩南戲文也未見，它應該是借自官話的文言詞彙。

這類借自官話的詞彙往往有相應的臺語或閩華共通詞彙，加上它們多為文讀，久而久之，這些詞彙就會被相應的其他詞彙所替代，多只保存在早期的臺語書面語文獻中，較少用於臺語口語裡。

<sup>87</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96。

<sup>88</sup>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臺北：聯經，1986年），頁 310-311。

<sup>89</sup>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卷 351，頁 9487。

<sup>90</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 45。

<sup>91</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105。

<sup>92</sup> 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書》，頁 495。

## 二、語法運用

### (一)「了 liáu」

底下討論川合著作裡的語法問題。比如他在《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裡有一個句子是：「此張稟換了換，換幾那次。」<sup>93</sup>這裡「換了換」的用法，在臺語裡是很罕見的。

我們先查「了 liáu」一詞在辭典裡的用法，杜嘉德《廈英大辭典》收有「liáu」一詞，其中有「ke3 liau3 si5, suah4 liau2 tai7」(過了時，煞了事)的用法，解釋為「old affairs that are quite past, and should not be brought up again」(事過境遷)。<sup>94</sup>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收有「了」一詞，它的義項如下：(1)完成，比如：寫了。(2)損失，比如：了錢。(3)接續詞，比如：食了無味。<sup>95</sup>

楊秀芳《閩南語字彙》(一)收有「了」一詞，它的義項如下：(1)完畢，比如：食了。(2)結束一個階段或動作，比如：洗了才食飯。(3)表示動作的結果，比如：走了真緊。(4)虧損，比如：了尾仔罔。(5)浪費，比如：了時間。(6)清楚，比如：了解。<sup>96</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收有「了」一詞，它的義項如下：(1)表示動作結束、完畢。或是表示動作的時間狀況，比如：飯食了才食果子。(2)明白，比如：了解。(3)白費，比如：了力。(4)賠錢、損失，比如：了錢。(5)用於動詞及補語間，表示動作得到補語的結果，比如：講了真清楚。<sup>97</sup>

<sup>93</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55。

<sup>94</sup>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頁 307。

<sup>95</sup>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下冊，頁 959。

<sup>96</sup> 楊秀芳，《閩南語字彙》(一)(臺北：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1998年)，頁 168-169。

<sup>97</sup>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瀏覽日期：2018年11月30日，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

換言之，「了 liáu」可以當動詞（如：了時間），可以當補語動詞（如：看了），還可以放在動詞和補語間，作動詞詞尾，來評斷動作的結果（如：洗了真清氣）。楊秀芳《閩南語語法稿》就提到，狀態動詞和分類動詞後不能附加「了」，但幾乎所有的動作動詞後皆可構成「動詞+了+結果補語」這樣的語式（如：耍了足歡喜、飛了蓋遠），並且「了」後面的補語多半是一種結果性的說明。<sup>98</sup>

川合所使用的「換」是動作動詞，所以「換了」（「動詞+了」）、「換了誠慢」（「動詞+了+結果補語」）皆可成立，但「換了換」的說法，在臺語裡是不合乎一般用法的。臺語動詞重疊有 A A 式（如：看看、換換），但沒有「A 了 A」或「A—A」的用法，這種用法很可能是受到官話書面語的影響。

## （二）「著 tih/leh」

另外，是關於持續貌標符「著」在川合書中的用法。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曾提及持續貌標符「著」因方言不同，語音形式也不同，它有 teh、leh、lih、lah、tih、le 等讀法。<sup>99</sup>在川合的書中，有「在 tih」、「咧 leh」和「得 leh」3 種寫法 2 種讀音。

從結構來看，「著+動詞」的結構，他多用「在」字表達，比如：

「在」噴哨角彼個是「在」賣甚貨呢（《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95）

我「在」想如此喇（《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68）

<sup>98</sup> 楊秀芳，《閩南語語法稿》（頁 169-170）

<sup>99</sup> 楊秀芳曾提及持續貌標符「著」出現的結構有兩種，一是「著+動詞+（賓語）」（如：伊著食飯），此時表示動作正在進行；一是「（賓語）+動詞+著」（如：伊坐著）（或「動詞+（賓語）+著」，如：阿英洗米著），如果是靜態動詞，則該結構表示狀態的持續，如果是動態動詞，則表先行的動貌。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卷 10 期 1（1992 年 6 月），頁 349-394。

伊「在」講甚貨，汝聽能來沒（《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110）

伊是干乾「在」想要趁錢而已（《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132）

抱棺柴頭「在」哭（《臺灣笑話集》，頁 3）

干乾一個日本人的先生「在」教（《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頁 133）

汝「在」讀甚麼書呢（《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32）。

如果是「動詞+著」的結構，則常用「咧」字表達，比如：

汝看「咧」，此候幾點（《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401）

汝着諒情伊「咧」（《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155）

請汝更講一次給我聽「咧」（《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176）。

彼隻船不知能坐「咧」沒（《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94）

汝着較細膩「咧」（《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19）

着緊與我定規「咧」（《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98）。

汝稱看「咧」（《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31）

且等「咧」（《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99）

請汝與我拜托伊「咧」（《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100）

但偶而也用「得」字表達，比如：

請汝講給我聽「得」（《獨脩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99）。

汝着少些磨々「得」（《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18）

從用字和形音義關係來看，川合似乎混用了「在」、「咧」、「得」三個字來表達持續貌標符「著」。但進一步觀察，川合對於「著+動詞」和「動詞+著」這兩個結構，是有所區分的，前者多用「在」字表達，後者多用「咧」字和「得」字表達，且用「在」字時發音標注為 **tih**，用「咧」和「得」

字時標注為 leh，足見川合對臺語語法結構的差異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 (三)「是 sī」字句

還有，關於「是」字句在川合書中的用法。呂淑相《現代漢語八百詞》提及，「是」是個特殊的動詞，主要起肯定和聯繫的作用，並可以表示多種關係。在形式上它是謂語的一部份，但是實質上它不是謂語的主要部份。謂語的主要部份最常見的是名詞，其次是「的」字短語，也可以是動詞（單詞或者短語），以及其他形式。呂淑湘還列舉「是」字句的幾種句型，如：「主+是+名」、「主+是+…的」、「…的+是+名／動／小句」、「主+是+動／形／小句」、「主+是+介」、「是+小句」、「是+名」等。

100

川合的書裡「是」字句使用得很頻繁，比如：「汝是歹人」<sup>101</sup>、「今仔日是七娘媽生喇」<sup>102</sup>、「此個是伊給我的」<sup>103</sup>、「總鋪是去買菜」<sup>104</sup>、「其餘剩的是你的額」<sup>105</sup>、「有人講是大屯較高」<sup>106</sup>、「我是臺北廳派來的」<sup>107</sup>。

但川合書中「是」字句偶有誤用的情形，比如：「臺灣是修理時錶的工錢真貴」<sup>108</sup>，主語「臺灣」是處所詞，透過「是」這個動詞，把主謂短語「修理時錶的工錢真貴」聯繫起來，用來說明主語的某個特徵。但這個句子的主語和謂語不相應，所以無法成立。「是」字應該省略，改成「仔臺灣修理時錶的工錢真貴」較為合理。像這類的例子還有「汝是昨昏有與

<sup>100</sup> 呂淑相，《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2009年），頁25-27、496-502。

<sup>101</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頁68。

<sup>102</sup> 川合真永，《獨修自在日臺會話活法》（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3年），頁244。

<sup>103</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頁67。

<sup>104</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94。

<sup>105</sup> 川合真永，《臺灣笑話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5年），頁87。

<sup>106</sup> 川合真永，《獨修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214。

<sup>107</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247。

<sup>108</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頁203。

我約」<sup>109</sup>、「伊是講汝的歹話汝知否」<sup>110</sup>、「冊廚是一元銀不知買能着沒」<sup>111</sup>、「此本書是我讀二遍了」<sup>112</sup>、「老父是已經過身無在得」<sup>113</sup>等皆是。<sup>114</sup>

另外疑問句的用法，像是「汝是去大街要買甚貨呢」<sup>115</sup>，「是」的疑問句常利用句末疑問助詞「無」來表現，如「汝是去街仔是無？」，或選擇問句，如「汝是不是去街仔？」，或改成特指問句，如「汝去街仔是欲買啥貨？」。又比如「汝是到今都沒講話嗎」<sup>116</sup>，也可以改成「汝是到今攏無講話是無？」或「汝是毋是攏無講話？」。

「是」與一般動詞相同的語法特點是能受副詞的修飾，如：「攏是」、「偏偏是」、「一定是」、「明明是」、「果然是」，「是」的位置在副詞的後面。川合的書中有一例是：「陳先生是適即出去了」<sup>117</sup>，這裡「是適即（拄才 tú-tsiah）」的用法不合語法，可以改為「陳先生適即出去了」，或者帶有申辯口氣的句子，如：「陳先生適即是出去了（即「矣 ah」），不是咧困」，如此才符合語法。

上面提到，「是」的前面可以加上各種副詞來修飾，但川合的書中偶有語序錯誤的情形，如：「伊『是敢』有來即着」<sup>118</sup>應該改成「敢是」，「伊『是元來』好心好量的人」<sup>119</sup>可以改成「本成是」。兼用否定詞時，一般

<sup>109</sup> 川合真永，《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頁 88。

<sup>110</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頁 147。

<sup>111</sup> 川合真永，《獨修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122。

<sup>112</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72。

<sup>113</sup>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頁 322。

<sup>114</sup> 審查者提到，其中「汝是昨昏有與我約」和「老父是已經過身無在得」兩句，在特定語境下是可以成立的。

<sup>115</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93。

<sup>116</sup> 川合真永，《臺灣笑話集》，頁 12。

<sup>117</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68。

<sup>118</sup> 川合真永，《獨修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4。

<sup>119</sup> 川合真永，《獨修自在日臺會話活法》，頁 155。

也加在「是」的前面，如：「伊『是不知』怎樣到今都尚未來呢」<sup>120</sup>應改成「毋知是」。

## 肆、結語

本文以川合真永撰著的 6 本臺灣語相關書籍為觀察重點，嘗試從較為零散的會話和故事性質的語料中，整理歸納出條理化、規律性的語言現象，藉此瞭解川合對臺語的運用，並呈現他對臺語的貢獻。首先討論的是假名標音問題，臺灣總督府所訂的臺灣語假名標示法，主要經過 3 次改良，川合撰著的臺灣語書籍出版時間從 1912 至 1916 年，剛好落在第二次假名標示法的通行時間，對照《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和《日臺大辭典》的假名標音，結果發現川合的確是根據這時期的標式法來標音。

其次，彙整川合書中的漢字，歸納各種漢字類型的使用情形，以釐清其漢字的選用傾向。就筆者先前的研究來看，在本字之外，普遍來說臺語文學的創作者，訓讀字的使用要高於假借字；而臺語民間文學（如歌仔冊、相褒歌）則不同，假借字的使用要高於訓讀字。初步歸納，川合的漢字選用，與一般臺語文學的情形一樣，是訓讀字的使用要高於假借字。觀察川合書中訓讀字較多的原因有四，一是日本人一向喜歡把漢字當訓讀的工具；二是日本人為了維護其「同文」文體的統治需求；三是川合用字受到官話的影響；四是日本人對臺語語音的不夠精熟，促使川合在面對難以書寫的臺語漢字時，選擇了訓讀這樣的漢字類型。

接著討論書中漢字的形音義關係。研究發現，川合書裡用同一個文字符號來表示不同音義關係的詞時，多發生在虛詞或難以辨別的詞，並且不以語音相同或相近做為考量的依據。另外，還有用不同文字符號表示同一個意義的，亦即用不同書寫文字來代表同一個詞。在臺語民間文學裡，當同一個漢字表示許多不同的詞，以及同一個詞用不同的漢字來表達，這兩

<sup>120</sup> 川合真永，《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頁 43。

種情形同時出現時，會混淆音字間的關係，並影響讀者的閱讀。不過川合在書中一來標有假名的拼音，二來他的書是給日本人閱讀，少數虛詞的混用對他們造成的影響或許不大。

再者，檢索川合書中的各類詞彙，分析其詞彙來源及所屬的詞彙層次，以瞭解當時臺語詞彙的運用，並掌握川合詞彙選用的原則。觀察結果，川合書中的詞彙有幾個特點：一是保留臺語特有詞彙，比如「濫糝 *lām-sám*」；二是保留古漢語詞彙，比如「消遣 *siau-khián*」；三是借用外來詞彙，比如「雪文」(*sap-bûn*)；四是保留閩華共通詞彙，比如「失陪 *sit-pôe*」；五是保留罕用的臺語特有詞彙，比如「銀鉞仔 *gûn-buát-á*」；六是借自官話的詞彙，比如「雕琢 *tiau-tok*」。川合的詞彙選用可以說涵蓋了各種來源的詞彙，像是保留臺語特有的詞彙和古漢語詞彙，都顯示出川合對臺語有一定的瞭解；借用外來詞彙和保留閩華共通詞彙，則有助於我們釐清這些詞彙進入臺語詞彙體系的時間點；保留罕見的臺語詞彙和借自官話的詞彙，使我們可以找回已罕見或已不用的臺語詞彙，並理解這些詞彙曾在臺語書面化的過程中被使用，而後又被其他臺語詞彙所取代。

最後，觀察川合書中的句子，並針對幾個句型進行分析。比如「此張稟換了換，換幾那次」，這裡「換了換」的用法，在臺語裡是很罕見的。臺語動詞重疊有 A A 式，但沒有「A 了 A」或「A 一 A」的用法。在官話裡，用於已發生的動作，表示短時間或少量時，重疊的動詞之間往往可加入「了」，形成「A 了 A」。所以上述「換了換」的用法，很可能是受到官話書面語的影響。另外，是關於持續貌標符「著」在川合書中的用法。乍看之下，川合似乎混用了「在」、「咧」、「得」三個字來表達持續貌標符「著」。但進一步觀察，川合對於「著+動詞」和「動詞+著」這兩個結構，是有所區分的，前者多用「在」字表達，後者多用「咧」字和「得」字表達，且用「在」字時發音標注為 *tih*，用「咧」和「得」字時標注為 *leh*，足見川合對臺語語法結構的差異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還有，關於「是」字句

在川合書中的用法。川合書裡「是」字句使用得很頻繁，但有些是誤用，應該省略，比如「臺灣是修理時錶的工錢真貴」。又「是」的前面可以加上各種副詞來修飾，但川合書中偶有語序錯誤的情形，比如「伊『是敢』有來即着」應該改成「敢是」。綜合來看，川合在語法運用上有幾個特點：一是語法的運用多少受到官話的影響；二是對部份語序及動詞的瞭解不夠清楚，偶有誤用的情形；三是對某些語法結構的細微不同，能加以區別。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

- 西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
-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年宋涓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臧版。
- 唐·杜甫。《杜工部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臺北：新文豐，1973年。
- 明·解縉等纂。《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明·臧晉叔編。《元曲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
-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臺北：聯經，1986年。
-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
- 清·劉鶚。《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
- 民國·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 二、近人論著

- 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全二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7、8冊。臺北：武陵，1931、1932年。
- 川合真永。《通信教授臺灣語講義錄》。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2年。
- 。《獨修自在日臺會話話法》。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3年。
- 。《簡易速成日臺語入門》。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3年。
- 。《臺灣笑話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5年。

- 。《新撰註解日臺會話獨修》。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16年。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瀏覽日期：2018年11月30日。網址：  
<http://stfj.ntl.edu.tw>。
- 王育德編。《臺灣語常用語彙》，《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9冊。臺北：  
武陵，1957年。
- 王順隆。〈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卷43期3，1993  
年9月，頁109-131。
- 佚名。《三國相褒歌》。新竹：竹林書局，1971年。
- 佚名。《青竹絲奇案歌》。新竹：竹林書局，1957年。
- 佚名。《姚大舜新歌》。新竹：竹林書局，1955年。
- 佚名。《最新僥倖錢開食了》。臺北：宏文書局，1932年。
- 佚名。《最新僥倖錢歌》。上海：開文書局，年代不詳。
- 佚名。《新編安童買菜歌》。嘉義：捷發書局，1933年。
- 佚名。《僥倖冤枉錢失得了》。新竹：竹林書局，1971年。
- 佚名。《僥倖錢開食了》。嘉義：捷發書局，1931年。
- 佚名。《僥倖錢開食了》。臺北：榮文書局，1928年。
- 呂淑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 李如龍。〈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韻論證〉。《語言研究》期1，1988年1月，  
頁110-122。
-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4冊。臺北：武陵，  
1873年。
- 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書》。臺北：南天，1931年。
- 林香薇。〈論巴克禮閩南語《聖經》的詞彙問題〉。《臺灣學誌》期18，2019  
年4月，頁85-112。
- 姚榮松。〈閩南話書面語的漢字規範〉。《教學與研究》期12，1990年6  
月，頁77-94。
- 洪惟仁。〈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收入鄭良偉、黃宣範編。《現代臺灣  
話研究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公司，1987年，頁343-364。

-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五種語言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年。
- 。〈鶴佬語源學概論〉，《臺語文學與臺語文字》。臺北：前衛，1992年，頁197-255。
- 。〈日據時代的臺語辭典編纂〉，《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7冊。臺北：武陵，1993年，頁1-30。
- 陳君慧。《〈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詳解〉音系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陳修編。《臺灣話大辭典》。臺北：遠流，1991年。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
-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1995年。
-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卷10期1，1992年6月，頁349-394。
- 。〈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大陸雜誌》卷90期1，1995年1月，頁15-24。
- 。《閩南語字彙》(一)。臺北：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1998年。
-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卷18，2000年12月，頁111-146。
- 董忠司編。《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2001年。
-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瀏覽日期：2018年11月30日。網址：  
<https://twblg.dict.edu.tw>。
- YANG, Hsiu-Fang. “fangyan benzi yanjiu de tan yi fa” (in Chinese). in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eds,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299-326. Paris :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 sur l’Asie Orientale, 1999.

## **A Study of Chuan He Zhen Yong's Taiwanese Work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Hsiang-wei Li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was based on Chuan He Zhen Yong's six Taiwanese books, and we tried to summarize the regular linguistic phenomena from language materials, to understand Chuan He Zhen Yong's use of language, then showed his contribution on Taiwanese language research. First of all, we compared to the Japanese official and Chuan He Zhen Yong's phonetic notation, and found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Secondly, we sorted 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uan He Zhen Yong's books, summed up the use of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larified the tendency of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sound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rdly, we searched all the words in Chuan He Zhen Yong's Taiwanese books, and analyzed their vocabulary sources and lexical stratum. Finally, we observed the sentences in Chuan He Zhen Yong's books and analyzed several sentence patterns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rammatical use.

**Keywords:** Chuan He Zhen Yong, phonetic notation, Chinese character, lexical stratum, grammatical rul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ceived December 02, 2018; last revised October 24, 2019; accepted December 00, 2019